

新疆行 隨劉衍淮班主任的足跡走

· 葉文欽 ·

引言

抗戰爆發之前，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劉衍淮由北平南下杭州，進入笕橋「中央航空學校」任職，當年所有軍事院校的校長都是「蔣中正」委員長，實際負責校務運作的是教育長，當時也在航校的王叔銘，他們兩人都是「空軍中校」，兩位都是山東老鄉。民國四十九年劉衍淮以上校由空軍退伍，王叔銘則由空軍一級上將轉任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駐約旦大使。同樣是中校為何二十四年後會差那樣多？劉衍淮當年一進空軍，「航空委員會」授于空軍中校官階，才二十八歲而已，授階條件是他有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北平師範大學兼清華大學教授，檢核為簡任三級技正的高級公務員，現在至少是十職等的高官。當時我國空軍正式建軍還不到十年，最高階為周至柔、次階就是王叔銘。抗戰勝利後，航空委員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周至柔、王叔銘成

為首任總司令及副總司令，均已升將官；來臺之後周至柔擔任過參謀總長，王叔銘接第二任總司令，至「八二三砲戰」期間，王叔銘正好擔任參謀總長，所以空軍這兩位大老，均是一空軍一級上將」的最高官階。

劉衍淮何以會進入空軍？這與當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竺可楨所長的推薦有關。北伐成功之後，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正式建立空軍，「飛航的空間」千變萬化，所以飛行員必須了解氣象，中央航校希望由基礎打起，需有人對飛行生進行教育。「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已淪入日本手中且「華北自治化」，中日之間的正面衝突隨時可爆發；有這機會也是報效國家，所以劉衍淮於民國二十五年南下中央航校，從第五期的飛行生教起。

第二年「七七抗戰」全面爆發，航校內遷雲南昆明改名「空軍軍官學校」，隨戰事擴大各種軍事人才內需擴大，當年軍方氣象人員來自少數的民間訓練，航空委員會責成劉衍淮，

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官校內成立「空軍測候訓練班」，而他本人教飛行生到第十二期，全心投入空軍氣象的教育訓練。當時沒有氣象專長的師資，他就請（北大、清華、南開）也南遷昆明合組「西南聯合大學」，也是柏林大學博士的李憲之、趙九章來班兼教，在昆明一共訓練五期氣象人員。民國三十四年元月測候班搬遷到四川成都鳳凰山機場，先歸空軍通信學校，民國三十六年擴大招生並更名「空軍氣象訓練班」，直屬於「空軍訓練司令部」，劉衍淮由「班長改為班主任」才得以晉升上校。

在成都訓練到第十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空軍派出多架C-47型運輸機，這才將氣象班的人員裝備，經海南島三亞轉進高雄岡山，應該是空軍最後離開中國大陸地區的教育單位。最初也先在通校內，後因通校擴大招生而搬遷到官校，並恢復氣象班第十一期的招生。民國四十九年官校改為四年制，氣象班又搬遷到「空軍通信電子學校」，訓練到第十五期（尚未畢業），七月一日劉衍淮服務二十四年後正式從空軍退伍，八月一日就北上，應聘到當時「省立師範大學」任教，在地理系及研究所又「作育英才」二十二年。

航空事業與西北科學考查團的成就

劉衍淮年輕時參與有關航空事業的科學考查工作，往後才有機會和空軍結緣。人類想飛上天的夢想，到民國前九年（即西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才由美國的萊特兄弟達成，因投入研發的個人和團體很多，故有關航空的「飛機和產業」發展非常迅速。民國三年至七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飛機投入戰場導致戰爭立體化，並使戰線無前後方之分；戰後「航空事業」蓬勃發展，各國的航線開拓早就跨越他國，其中德國的漢莎（Lufthansa）航空有意開闢從柏林往東，經中亞、新疆、甘肅、現在的內蒙古到北京的新航線，他們發現在中國境內的相關「氣象資訊」居然是一零；所以他們決定請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出面組織科學考查團到中國境內，從事氣象觀測及地形考查，當民國十五年十月他們來到北京並獲北洋政府的批准；不料引起國內學術團體群起反對，這與一戰之後巴黎和會將「山東權益」轉給日本，引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有關，國人不能再忍受「外國人到中國境內為所欲為」，在徐旭生（北大

教務長）、劉復（半農）等留歐學者談判爭取下，簽訂了「中瑞西北科學考查」的合作協定，隔年五月九日才同時由北京搭火車出發，到我國西北地区從事科考活動。中方團員共有十位，以徐旭生為團長，北京大學有八位（包括劉衍淮等四名學生，將專事氣象觀測）；西方團以瑞典斯文赫定為團長，其中德國人最多有十二位，由郝德（W. Haude）博士主持氣象觀測工作，其中德航就派出八位飛行員參加，故當時第一年所有經費，完全由漢莎航空公司支付。

劉衍淮等四位北大學生考進科考團，已知他們任務就是從事不能間斷的「氣象觀測」工作；出發前他們先來「北京觀象臺」參觀，常福元臺長特別贈送「理論氣象、氣象儀器」兩本書；待抵達當年平綏鐵路的終點包頭，科考團一面要收購大批駱駝當運輸工具，也必需整備野外考查行旅間必要的裝備與糧食，利用這段等待期間，郝德將氣象（地面觀測及氣球測風）作業技術，教會這批觀測學生。劉衍淮在民國七十一年一篇回顧文提到：「科考團以兩百五十匹的駱駝，以南北相距約二十公里，兵分三路由包頭出發向西前進，邊走邊展開各隊預先已規劃的工作，唯一不能停就是

每天必從事氣象觀測並做紀錄。」大概以半年的时间，於民國十七年元月才抵達新疆東部哈密境內會合，以後科考團主要就在新疆省境內工作；其中最特殊是第一次在我國境內，挖掘出「恐龍化石」。

由於科考活動原來是為開闢柏林到北京航線，特別蒐集氣象資料而組建的，在西進途中除隨時隨地做觀測，全程建立四個固定站，派專人長期觀測超過乙年以上，它們是：居延海額濟納河（弱水）附近的蔥都爾、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庫車（天山山脈南緣塔里木盆地北側）、若羌（塔里木盆地東南側），還在很多山地短期觀測有二十站左右。劉衍淮和李憲之長時間在新疆工作，民國十九年他們工作結束，原應回北京大學復學，走西伯利亞鐵路方便但因東北有戰事、由國內路線內渡交通實在不便，（這就是國民政府後兩年又委託斯文赫定，再考查我國西北交通線的原因），他們兩人決定先到德國留學，均得柏林大學氣象學博士後返國。

由於後來正式擴大組成「西北科學考查團」，除原來最多從事氣象觀測人員外，還有不少專業如：地質、地形、大地測量、考古、歷史、人類學等等專家學者參與考查探險，劉衍

淮來臺後歸納出這中外科考團主要成果如下：

(一)發現綏遠「白雲鄂博大鐵礦」：後來成立著名的「包頭大鋼鐵」進行提煉；

(二)發現中生代「恐龍化石」：是我國境內首次發現，單此「科考」活動就值得；

(三)額濟納河(弱水)一帶發現大批「漢簡」：目前這批漢簡在中央研究院珍藏；

(四)羅布泊是「游蕩湖」的確定：這涉及上游源流變動的注入所致，並獲證實；

(五)西北地區正確「地圖的測繪」：這是後來建設西北鐵路交通線路之依據；

(六)創設「西北測候網」，奠定開闢歐亞航空交通的基礎：這是科考最初目的。

擴大後的科考團活動，事後證明其成果非常豐碩，國外到九〇年代，共整理出版五十六冊報告；但科考團結束後在我國，就因抗戰、內戰爆發，一直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總結的整理工作很少；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更不用說了，參與「西北科學考查團」基本定調為「裡通外國」的行為，全部中方十四位團員中除劉衍淮(來臺

外，在「文化大革命」都受到很大的衝擊。文革結束後，很多相關學術學會全面恢復，民國七十六年由大陸科協所屬的氣象、地質、地理、考古等等學會，共同為「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舉辦慶祝六十周年紀念，當時中方團員只有北大李憲之教授尚存出席，這時團員們的第一代家屬，才敢出來互相聯絡組成聯誼會，特別是團長徐旭生、代理團長袁復禮的兒女，還為其父親的這段工作紀實出書。

民國九十六年中共與瑞典政府正式在北京舉辦慶祝八十周年的展覽及紀念活動，我因兩岸氣象交流的關係，認識李憲之教授的大兒子李曾中，應邀也出席參加並得以認識劉衍淮班主任的兒女。李曾中教授後來還負責編著一本厚達五百頁的科考活動紀念專冊，蒐集大部分團員的相關資訊。團員之一的考古歷史學家黃文弼教授，一生四次進入新疆考古，生前就囑咐其家人，希望將他的研究、蒐藏：全部捐給有關單位，半個世紀後才得以落實。

劉衍淮在新疆主要工作

民國十七年元月初，科學考查團一進入哈密地區，就受到新疆地方政府的嚴格監控，起因於駱駝背負要施

放氣球的「氫氣鋼瓶」，以為是大砲引起了誤會，經與南京國民政府求證始放行；全團到達迪化(烏魯木齊)，二月份就在考查團駐處前俄國道勝銀行舊址，建立長期氣象測站進行觀測作業。郝德又在天山北路山脈最高峰博格達山(海拔五千四百六十公尺，天池湖水來源)，南側附近福壽山頂(海拔兩千六百八十二公尺)設一個山地測站。

民國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劉衍淮被派到山頂獨自觀測四月份的氣象整整一個月，拆撤下山回到迪化，在此一個月中所測之溫濕度，係用手擎阿詩曼通風乾濕球溫度表，氣壓則用空盒氣壓表與沸點表，風雲日照天氣能見度每小時觀測一次，觀測開始於本地時間早晨七點至晚間九點。這個四月份的觀測和迪化同日同時天氣的比較，劉衍淮得博士回國後，曾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的南京，由中國氣象學會出版之《氣象雜誌》十三卷七期上發表；來臺後重加整理，改為《迪化與天山中福壽山四月天氣之比較》，在師大地研所「地理研究報告」第三期(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劉衍淮和德人華志(E. Wale)離開迪化，前往南疆名城庫車(就是大大有名

氣的「龜茲」古國）成立氣象測站，他們兩人騎馬另雇有馬車一輛，運載儀器用具行車等等，由一名王姓民人押車，白晝天氣在此沙漠地區炎熱，只能於日落到日出時間行走。六月十九日到達庫車，次日遷入一處果園名叫士爾巴克，在空地上豎起百葉箱雨量器及風袋，開始氣象觀測，早晨七點、下午兩點、晚間九點作壓溫測量，早晨七點到晚間九點每小時觀測風、雲、天空狀況、能見度等一次。如有降水隨時記錄其起止時刻與降水量。民國十七年九月二日華志應召返德，九月十八日迪化考查團派遣之新疆氣象練習生張廣福到達庫車，協助觀測。九月末劉衍淮去天山中喀拉古爾村（海拔兩千零三十公尺），設立一山地測候所，以得可與庫車（海拔一千一百一十五公尺）相比較之氣象紀錄；也教了王姓民人及伍邁，皆能作氣象觀測記錄。此一山地站有一木箱懸掛樹上，內有溫濕記錄儀器，氣壓記錄儀器及空盒氣壓表放置所住之蒙古包中，留伍邁在此觀測每日以阿斯曼乾濕表觀測及氣壓觀測三次，風、雲、日照、能見度則每小時一次，一如庫車之所為，劉衍淮回庫車後即遣張廣福到喀拉古爾主持觀測，民國十八年初夏將庫車測站移入庫車「農業

試驗場」，作為永久場所，以後交給新疆省政府派員接續。庫車是劉衍淮在新疆持續最久的氣象觀測。李憲之則與郝德去若羌另建一觀測站。

臺灣與新疆有關嗎？

臺灣與新疆是我國清代時期，東西相距最遠、最後建「省」的兩個地區；當時有關的人和發生的事，背景非常相似。十九世紀，在沙俄支持下新疆出現「外來獨立政權」，在日本干涉下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最後出面處理是關係極為密切的左宗棠和沈葆楨兩人，他們兩人被認為是我國「船政之父」，也均強力向清政府上奏建議「要建省」，新疆與臺灣終於正式完成建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抗戰爆發之前，為發展國際航線，德國的航空公司以新疆為主要基地的「氣象觀測」中投入甚多，並為國人培養氣象專才，後來成為我國氣象界「第二代宗師」，其中劉衍淮不但撐起全空軍的氣象教育訓練，來臺後他的影響力還外溢到教育、學術與作業界。

抗戰期間蘇聯曾支援飛機，並派遣空軍志願隊來華參戰，當年這接訓練大本營的通道就是「新疆」，航空委員會特在新疆成立第十六氣象區

臺協助飛安，當年的負責人戚啓勳，來臺由氣象副聯隊長退休轉任中央氣象局，他的回憶錄還談到一件事，就是與中央大學畢業的蕭華（來臺後負責民航局的航空氣象業務），曾辦班為軍方及當地訓練氣象觀測員；這是遙遠相隔兩地很特殊的氣象緣。

感想

新疆是中國大陸七個飛航管制區之一，面積達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是臺灣的四十六倍，但人口相近為兩千三百萬；其特徵為「三山夾兩盆」，阿爾泰山、天山、崑崙山，北准噶爾盆地、南塔里木盆地。庫車縣位於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緣，面積達一點五二萬平方公里，人口才六十萬，在西漢、唐朝時設立「都護府」，古名龜茲，是絲綢之路歷史上「四大文明」的交匯處，為舉世聞名「龜茲文化」所在地。

其實就在劉衍淮和李憲之於迪化等辦手續赴歐那年，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由我國交通部和漢莎航空合資，完成協議共同組織成立「歐洲至亞洲航空郵政股份公司：歐亞航空公司（EURASIA）」，選擇重要航點後就開闢：南北向（上海—南京—北京—滿州里，航程兩千五百公里）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十一日首航；東西向（上海—南京—洛陽—西安—迪化），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開航，更向西接到蘇、蒙交界的楚克恰克（全長達四千兩百公里）；民國二十二年曾由德國經西伯利亞飛上海；民國二十三年曾飛經埃及、印度、中南半島到上海。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歐亞航空先重新調整航線；往後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歐戰又爆發，「德、義、日」軸心國成立，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歐亞航空需與德國全面中止業務，國內並改組成為「中央航空公司」。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間，曾在中國境內從事飛行的漢莎航空飛行員卡斯特（W. Castell），將他在中國服務期間拍攝的航空照片及所見，出版《中國飛行》一書，也證實當年「西北科學考查」主要目的已達成。約在同時我國與美國共同成立「滬榕航空公司」，後來改編為「中國航空公司」，抗戰期間的駝峰航線「中航」也出力甚多。

西北科考八十周年時，我碰到團員的第一代子女；九十周年則以第二代孫子女為主，聊天中他們表示，劉衍淮一家能到臺灣是正確的！不然他

為外國人做事、留學外國獲得博士學位、又娶外國人為妻，問題更為嚴重。因留在中國的十三位中方團員，「文革」期間均被嚴厲批判，連子女都受到波及。因捐贈開啓五十年後這次「西北科考活動」新紀元，北大考古學家黃文弼教授，民國五十五年文革開始就受到衝擊，瘋了！好在很快就解脫了。

劉衍淮在「西北科考」期間，除了從事氣象觀測外，還為邊疆地區留下很多素描、照相留影，另外還意外蒐集到很多民歌。我們感謝劉衍淮班主任能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將氣象班的師生安全地帶到臺灣來，今年是我國軍事氣象教育八十周年，也是氣象聯隊成立六十五周年，且讓我們同喜慶賀。

參考資料

一、影響我國氣象事業的西北科學考查團，《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第八〇八期、第八〇九期。

二、新疆師範大學主編《紀念劉衍淮誕辰一一〇周年專輯》，黃文弼中心通訊，第十二期。

三、W. Castell 著，王迎憲譯，《中國飛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六六年》。

天
又亮了

。於是。

波光激盪，
有如金色的時光灑落，
一波閃動著一波，也
一波起伏著一波。

昨日是曾經的今日，
今日是曾經的明日。

閃動起伏之間，
歲月的風霜，
便蔓上了曾經的少年頭！

只是誰家的心事，
還遺忘在波光裡？

暗濤流動的夜，
像不設防的殼，
被窗外早起的鳥聲敲碎了，
天，又亮了！